

四
書
溫
故
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八

趙佑學

孟子二

公孫丑上十五條

公孫丑下十六條

滕文公上十三條

滕文公下十七條

計共一萬七百八十字有奇

晏子

晏子國奢示儉居喪盡禮不激不隨以保其身可謂中立不倚者若其不能救莊公之亂討崔慶之逆或亦力有所不逮然而獨吾君也乎哉一語不可使人聞矣明知陳氏厚施之爲詐而又勸之讓邑以成其名抑何忠于同列也聖人稱其善與人交自是取其一節左氏紀其勸景公省刑孟子又述君臣相說事蓋特一言偶合遂成創舉過飾美談並非行之久遠民以大康夫天下事患在人主不知所當行與知之

而不能行。若既知且行矣，而卒無異于不知不行。斯賢人君子所爲末如之何者也。齊景是也。觀其在位，獨多歷年，適當晉政不競，吳楚交橫之秋，志在爭伯，而不能以禮振旅，修桓之烈，時而請繼室于晉，時而伐晉，繼之女吳，有孔子告之以君臣父子之正，而但知食粟，有晏子告之以齊其爲陳，而但鬪行樂，老而耄及，死不與埋。至于子嗣迭興，民稱闕絕，無幾何時，而田氏移其社稷，何其下也。齊之強，唯桓功，齊之亡，唯景罪。安在其能顯也。然則誰云晏子以其君顯而

惛然與管仲並。公孫子猶豔稱之。夫管仲不足言豈
況晏子。故孟子第置而不論與。

會西

以會西爲會子孫。始于趙注而朱子因之。至今嘉祥
會于廟廡。猶以會申會西分二人。二代陸德明序錄
則云。會申字子西。是爲一人。禮記義疏從之。古人名
字多取相配。不嫌彼此同稱。如由之爲路。顏路名由
子路。字季路。與
同。黜之爲皙。奚容蒧字皙。與
耕之爲牛。冉伯牛。司
偃之爲游。晉荀偃。與言游同。鄭駟。偃
聖門多有其在左。

四書注疏 卷之二 三十一
傳尤不勝紀。則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者。例之。似申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會西是會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孟子第言會元。養會子。檀弓所記。會子寢疾病。會元會申坐于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會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

賢聖之君六七作

賢聖之君六七作。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脫去祖乙。集註補之。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豈孟子一字虛設耶。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

及祖甲祖甲之爲武丁後一代賢君無疑。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殷復衰。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孔皆以太甲當祖甲。則周公不應倒亂前後。其謂以德優劣與年多少爲差。尤非。唯疏載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蔡傳從之。武丁未必有廢長立幼之事。或當是祖庚讓。而祖甲逃之。其後乃循兄終弟及之常。鄭說必有來歷。卽以經証史。亦可見殷紀之疎也。是六七

作還宜兼數。祖甲爲合耳。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言
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統于
父也。祖甲卽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
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
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
則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
無接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

置郵

置建也。古驛三十里一置。朱子因以爲名，舊無解。

告子

告子非孟子弟子。觀我四十不動心。告子先我不動心之言。雖未及告子之年。必其年與孟子不相上下。居然自信得道。立說行教。以號于世。不得于言四句。是也。其與孟子言。皆直伸已說。未嘗作問詞。門弟子不免惑之。而公孫丑至。舉告子之不動心與夫子之不動心。公相比較其非敵以下。明矣。趙氏乃于告子章句注。言其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嘗學于孟子。執弟子之問。疏遂合告子。浩生不害爲一人。又誤以浩

生爲字

浩生不害注止言浩生姓名不害齊人

宋人因之封東阿伯列

祀亞聖廟廡皆無當也。尋告子之學不知義亦不知性。因孟子言仁義性善故與孟子言性其所執守全以不動心爲主。近于佛氏坐禪入定一切觀空之旨。生之謂性卽所謂衆生皆含佛性者。仁內義外卽慈悲爲本平等隨緣者。慈悲平等則墨氏兼愛實先之。故有兼治儒墨之說。孟子辭而闕之。彼雖不復能辨。殆亦谷仍其說而未嘗有所悟改也。此固白馬之經。所以終得乘間而入者。歟。然則告子之在所必黜不

在楊墨下，又非若季孫子叔之尙可存疑矣。

市朝

朝市雙言，朝也。市也。市朝單言，市之朝也。日知錄，若
撻之于市朝，卽書云若撻于市朝，無撻人之事。市則
有之。引周禮司市，市刑云云爲証。良是。但又引史記
索隱孟嘗君傳以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則未的
蓋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乎上下。冉子退
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集註從鄭爲
私朝，則有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

外衢市多立堆撥設員役以備巡徼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

縮惴

注以不縮爲不義不直疏爲引檀弓縮縫衡縫注証直之得言縮甚明切集註用之是也然于惴字又引傳曰小恐惴惴大恐纓纓以不惴焉爲不但小恐而已不字不作反言解雖與注異亦可存乎于僞疏舛謬不勝摘只得略置之苟有可取未嘗不亟錄之特若其難多又耳

非義襲而取之也

告子固談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由其不知義之在內妄疑爲徒取于外取如色取仁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裘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世間儘有此等俗學無實得而專務外飾告子蓋深鄙之但不合以疑孟子皆由所見偏異不識孟子養氣知言本來逆謂不過爾爾故特爲正辨之此非也句意與後篇論性非由外鍊我也一以本體言一以用功言皆反覆揭示破他一外字講者莫誤認義襲而取

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襲取不免取外以益內終歸無益助長則直求生而得死立見其害矣王文成曰人心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多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期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合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生生不息底本體反沮撓了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憊自覺滯濇濇地所以為浩然之氣案此論極為透切則誰謂陽明

之近禱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

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仁義也。本于正字斷句。心字屬下句。疏則以正心連讀。其載又一說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在常有正心于事未然之前耳矣。則以正心與大學意同。并例勿字在必有事上。違註違經。彼此上下全不相領。是偽說之大無理者。蓋不足言玩。注言福則粗。而意與今註以預期其效。

解正字者。適合勿正。但以為福。句法亦即公羊師出
不正反戰。不正勝。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
當必勝是也。惜彼疏于正字少申明耳。得集註始並
暢然矣。日知錄則又稱倪文節謂當作必有事焉而
勿忘。勿忘勿助長也。疊勿忘。作文法也。傳寫之誤。以
上忘字作正心二字。因援書無逸之生則逸。生則逸。
為疊句証。禮祭義之見間以狹。注見間當作闕。史
記蔡澤傳之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當為齧。論語
集註之五十當作卒。為一字誤為兩字証。說殊鑿鑿。

愚惟古文疊句。何獨生則逸。詩尤多有。如不我以。人而無禮。彼留子嗟之類。孟子辭尊居卑云云。且疊兩句。至誤字之多。如左傳襄八年之閏月。注謂當爲門五日。兩可誤爲一。何怪一誤爲兩。但本文尙非盤錯。朱子又獨得硬証。已足順經。與舊說相發。自可無庸求異于其間。如顧氏之用心。搜討固可爲後學讀書得間之法。而于此經。惜未有當也。

或疑正字作預期解。他經可通者。絕罕。予謂書君。黃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此正字。正當以預期。

解之卽上文。我不敢知下。又曰天不可信。意武侯所謂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也。孟子之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則下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意若夫成功則天也。卽非克有正意。言之先後不同耳。惜乎孔傳讀解旣違。而蔡氏復不能充類其師說。第就其說尙非乖戾。故前人罕論及。而予考異讀亦略之。僅稍見于雜識中。又附衍于此。

冉牛

冉伯牛言行不詳。具論語而丑兩舉之。居顏閔之先。

所謂善言德行必其言其行確有徵實惜失傳可見
論語亦止存什一于千百也

宰我曰三節

疏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道易孔
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難易爲言也堯舜
治天下但見效于當時卽一時之功也孔子著述六
經載道于萬世以其有萬世之功故以功爲言也數
語較注爲明卽今注所用

李文貞讀孟子劄記曰夫子所以超于羣聖者以其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
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
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爲邦之類。皆
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
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雖同德。孔子則神
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
所可同也。集註以此四句爲子貢自道。然此語甚高。
雖夫子未嘗爲此言。況子貢乎。且丑問孔子所以異。
不應無所指實。而但誦三子推高之言。故不如以爲

子貢稱述夫子之學者，近是案。此論切實，足以正註。學者所宜折衷。蓋注疏原作子貢稱述夫子解，但以四其字皆謂孔子，則孔子安得有制作禮樂事故。朱子改之，而未精審耳。

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無端比較二賢，疏遂妄砌子夏悅在于紛華，爲已有雜于小人之儒，教人以事于洒掃之末，益不成話。注又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以集義之集訓雜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皆爲孟子自

言賴集註始正之。莫不善于有若曰節注。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一段直說成阿其所好。全相觸背。而作疏者。不一及之。噫。此漢注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如七卜子之服孔子

固是借証。亦見孔子與湯文同體。全不在力也。下引詩。却不必添出武王。

夫里之布

當從張南軒說以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補入集註
與鼓師宅不毛者有里布連文爲正而省去夫征一
條夫家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舊注廣
言之也布字解闕疏雜引周禮注又欠折衷不如氓
詩疏述外府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
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又檀弓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
以通布貨財蓋周禮屢言布注皆以布爲泉泉卽古
幣字若鄭司農云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

賈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則與毛傳布幣也
合參印書其猶後世之鈔歟古者錢幣皆謂之布與
所謂布縷之布自別今註言一里二十五家之布鄭
注本文作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

袒裼

古以袒裼爲禮祭則君袒而割牲喪則主人左袒射
則司射袒決遂執玉共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裘
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亮美也不文飾也不裼故
弔則襲君在則裼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

禡疏言君以文爲敬。父以質爲敬。也是袒禡正所以飾敬。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禡。其注聘禮禡者免上衣。疏謂袒衿前上服。見禡衣也。又云凡禡禡者左。疏云吉凶皆袒左。若受刑則袒右。是禡止去衣之外。襲者而袒亦免左衿袂。非全露臂。唯爾雅禡禡肉袒也。江廣文而見體。疏引詩禡禡暴虎。此蓋袒禡之變。近于禡者。則夫以袒禡與裸禡並言。豈謂是歟。然觀傳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莊王。史記亦載廉頗肉袒負荆事。則皆以爲致敬。而非以爲褻。恐此亦謂無

論或袒裼於我側或裸裎於我側袒裼未足爲敬而裸裎亦不能相浼耳自舊注旣闕集註其端取曲禮侍坐于君子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意與

隘與不恭

四字離開夷惠說莫仍粘夷惠說此教人以不可爲隘與不恭非教人以不可學夷惠也凡學古人在得其真勿襲其似此杜詩皮毛骨裏之喻

齊人無以仁義攻王言者

戰國時獨孟子言仁義別無能言仁義者言之亦獨
駁而不合道由其不知仁義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
言者誠以仁義爲不美也彼素不講仁義之學存仁
義之志安知所謂美安足與王言而孟子猶出原之
聖賢之寬于論人如此然而其心曰一語則極誅意
之嚴矣夫人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言也皆其心
也若旣不能先事格非因時納牖言所當言而徒緘
默取容委蛇飾望外効聖明之頌中懷愛諱之私以

爲其心云爾。此所謂面從後言，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人臣奈何而若是？雖然，人君奈何而致若是？夫惡莫大于塞人言，禍莫甚于去人心。君而致其人無敢與言，君之聖不已甚乎？不敢言而以為不足與言，君不其爲孤君矣乎？吾見齊王之心，早以仁義爲不美，亦且視天下之人無足與言仁義，而惟權術之是尙，逢迎之是庸，又安從而責其臣？其所好文學游說之士，列第千百，謂盛一時，士日爭以談天雕龍怪迂竒詭爲能事，坐席國家之原祿，而私議朝廷之短長。

而王不聞也。安問所謂心也。故雖有仁義如孟子亦徒抱區區之誠。迄於無如之何而已。然則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罪不盡在齊人也。孟子之言敬王正其憫王之深。而王卒不聞也。

不召之臣

孟子爲卿于齊。雖不受祿。無官守猶是爲臣。蓋嘗奉使弔滕矣。可使何以不可召。孔子何以君命召不俟駕國語亦紀桓公召管仲而問焉。何以云管仲且猶不可召。說者謂孟子高尙其節。所以矯當時之枉。折

齊王之慢也曰是不盡然齊王特不用孟子之言行其道徒以術嘗孟子耳果王能奉國以從大展其仁義堯舜之爲王自不輕召孟子孟子亦必不忌王之召君臣交際一德一心魚水相忘何形迹之嫌湯尹是已湯之於伊尹必無事事就見尹者也

地醜德齊

此章疏可笑多端至解今天下節舍注不顧獨稱爲其地亦有類于湯桓其德亦與湯桓齊等但湯桓好受臣其所教而齊王不好臣其所受教又如東郭氏

東郭壻問宋學何竟有是

前日今日

觀此文則知孟子在宋在薛乃在去齊之後滕亦然也蓋不得志于大邦而後栖栖于小國日知錄注乃述衛嵩曰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非顯與本書矛盾耶

貨取

取字恐卽上受字受餽可也受貨不可也集註則以舊有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之語而訓致

平陸

平陸齊一大都未必是邊邑四書釋地不甚確

止於羸

羸在岱南齊竟上邑言止蓋未入齊見王說者以孟子遭母喪齊王有使人弔遺之禮葬畢至齊竟陳謝故有此止禮亦宜之其仍歸終制而後復至齊可知也木若以美然則他物稱是矣即所謂後踰前者日知錄以此葬為改葬說似巧亦不為確

燕人畔

此就齊一邊書法若燕則自立君復國何畔之有

季孫子叔疑

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不應但書氏而絕無名稱
不合一也異哉一語旣不了一疑字更未有言連接
以孟子自解語與上節全不相屬不合二也就注文
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
故使我爲卿云云孟子正因王不使爲政而去何忽
云爾本文使其子弟爲卿忽倒換使我爲卿上文養
弟子以萬鍾自當指孟子之弟子忽易爲齊王子弟

不合三也。此朱子所以改注爲至當也。宋政和間嘗封季孫子叔並爲伯，徒以趙注故。迄今孟廟猶列祀二人，又以宋封故。殆所謂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者耶。然集註定不可刊，日知錄稱元吳棗嘗撰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不知于此二人當若爲安頓之法。

龍斷

音義趙云龍斷謂堦斷而高者也。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晉須之類也。張云斷

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壘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壘按張陸爲是唯岡壘斷而高處故可登以左右望集註亦從陸音而不爲斷字音明如字讀今猶讀如斷割之斷誤甚

古之爲市也

注疏本如是與古之爲關也句法同不知何時誤也爲者又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舊無也字未詳孰是若以篤周祐詩本有于字呂氏家塾本引孟子亦有于字而今無之則于于詩細已紀之矣

晝

音義不爲音是。

客

此客必是可言于王前者。故得稱爲王抑或卽是王使之來而不稱使。假詞于爲王。故孟子責以不及子思。注云。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得其指矣。

王庶幾改之

集註以爲必指一事而言。案說同問燕人辟二章括

燕事首尾而繫諸去齊諸章前正以著孟子去齊之本也。齊王不用孟子之策，拊循燕人，果以致變爲天下笑。無識者猶妄疑孟子勸之，王亦旣知慚矣，乃不
回心鄉道而任聽細人強詞求解，此其怙過飾非，不足與有爲決矣。昌國之師七十城之禍，君子早見及之，所爲不居危亂者也，非必別有一事也。

悻悻

注引論曰悻悻然小人哉，則論語本有不作硜硜者而釋文未嘗及音義。丁云悻字當作倅，形頂切，狠也。

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徑。徑然論語音鏗。今則但見
粹。徑二字之異。莫知其同矣。

吾何爲不豫哉

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上言數已過。時已可。而未有
王者興。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我所以有不豫。爲此
也。否則天誠厭亂。而興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
展其堯舜君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

滕文公

滕文公爲周末第一有志向善之賢君。孟子深取其
人故一見卽舉生平所得于聖道者盡量教之。惜其
國小而偏終以不振亦氣數爲之。至今廟食在滕猶
與鄒國鄰並相望。誰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据古
紀世本以滕定公當考公麋。文公當元公洪。後世避
諱改考爲定。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則文公名洪。
然元亦文之訛耳。未必旣諡元。又易文也。滕滅于楚。
或云卽在文世。或云其子要之。在孟子沒後。而經用

諡稱自當以經爲正

諸侯之禮

諸侯喪禮。孟子已不能學。此士喪禮所以獨傳。

齊疏飭粥

爲父斬衰。禮記屢言齊斬之服。此獨言疏。疑有悞。飭。諸經作饋。此從干。唐人改俗字。猶幽之爲邠。

曰吾有所受之也

注以曰爲滕文答父兄言我受之於孟子也。亦通。今專從其前說。

多取之而不爲虐

取民有常制。豈有樂歲多取之理。賢者奈何言若是。蓋觀禹貢。經田賦分上中下九等。而于兗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自是比較參差。久乃定爲大率。卽所謂核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其于歲有不齊。定當別有斟酌。隨宜如周禮荒政之條。何至凶而取盈。此爲夏之末造。貢法積敝。有司不善調劑奉行。致有如龍子所譏。其謂多取之而不爲虐。乃極形凶。必取盈之非。以樂歲取盈爲可耳。則寡取之者。正以制無可多較之。

凶必取盈。反爲寡矣。解者不可誤認。凡祖宗良法美意。多敗于後世之徇名失實。或妄事更張。或過拘成例。皆足貽民害。爲國蠹。而議者反以歸咎前人。盡如凶必取盈。雖行助行徹。溝壑之轉。猶是也。

公田

夏小正。民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金仁山以之言。夏制亦有公田。案孟子明言惟助。則彼公字自當另解。不得洞并反。皆正經。鄭氏周禮各注俱條析。蓋此以對私而別之。爲公。彼則作貢。有奉公之道。而重其詞歟。

但戴氏傳言先服公田而後私田也。義亦徑直。故子
千詩細載之。兩存可耳。

王者師

孟子說齊梁之君以王期。滕文以爲王者師。今謂滕
國福小未得言王。此然而不盡然也。蓋孟子本志在
復先王之道。救衰周之亂。非爲要求功利。緣諸侯王
皆庸猥貪鄙。以王道爲迂濶。不得已委曲引喻。就其
所欣而歆動之。冀彼一旦奮興從我。若滕文則天資
忠厚。得聞至教。已有信從向善之心。觀其發問爲國

初不同惠之言利宜之言桓文矣。故其告之也甚質。直周詳第勉以國之所當爲而已。言王殊無取也。而言王者師輔翼之義也。又引詩言周以昔喻今也。當時古法不行。非但列國。周自棄之久矣。周實王者舊邦。昔之周以諸侯興。今之周以共主微。特不得如文王者復起而新之耳。一旦見滕行之而效。知所取法。滕得以諸侯入佐天子。是文王新周于初。而滕復新周于後也。卽不然而亦以自新其爲滕。餘以俟諸後世。聽諸天。何論王不王哉。孟子所期于滕文厚矣。

圭田餘夫

王制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治圭田者不征稅。所以厚賢也。趙氏引此語則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依鄭注則王制夫字直下讀而夫之訓治既少。証佐依趙注則以夫爲餘夫。當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二事。而餘夫獨省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音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應另

用助詞說均不確。今案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爲率。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園廩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近輕遠重耳。下卽引孟子此章文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在畿內。當稅夫。而謂無征。正言

圭田不稅夫。倒夫字于句上也。蓋井田計夫畝百爲夫。圭田半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恤卿士之子孫。使得專力于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于圭田。其人老弱。趙注以餘夫兼老少。集注始專言年十六或當亦不計夫。然周禮言田萊多少。有上中下。而曰餘夫亦如之。趙注亦引之。並未細別。則其有征無征。尙待確考。獨此圭田無征。有足以補今註未及者。鄭又謂圭田卽周禮之士田。王制所言古乃殷制。周則以士

田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深

禹貢導川不言潔。史漢有禹灑同二渠事。蓋卽具此
淪濟深中。潔卽二渠之一也。其一出貝邱西南。索隱
曰。王莽時空潔。古作濕。

禹臯陶

臯陶于此特出。非補遺也。水土未平。養教未備。刑宜
從略。及旣大定。需明刑以弼之。不得人。亦憂之大者。
故書紀象刑于封山。濬川後。孟子亦終言臯陶。

陳良

古人之傳有幸不幸。孟子稱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所謂豪傑之士也。孟子稱當時人罕有如此滿許者。是陳良乃七十子後一有關聖道之人。七十子之徒多矣。源遠則流分。故如公孫龍荀卿吳起李克。或以著書駁雜。或以操術詭異。類不免負其師傳。孟子所謂北方之學者。得不以是歟。而良獨先之。必其生平學行。別有著聞。爲亞聖所深悉。而惜少流傳。不如莊周申韓諸

人猶得詮列史記中可見自孔至孟賢人君子之湮
沒于後者何限如良亦幸賴表章耳凡孟子中所稱
述之人皆是也嗚乎此太史公于自夷傳末所以深
致低徊歎

墨者

墨翟自當墨姓而翟名故孟子並言墨氏楊氏亦言
楊子墨子此墨者亦謂墨氏之徒也或有以墨子姓
翟墨乃立教之名則墨非美名奚取焉

始

姑蠖姑也。南人謂之地敵。

讀如狗。

北人謂之喇喇姑。亦

曰蠖狗訛也。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螻蛄蝻賊先。
東俗。每于布穀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勝左右。
壓治之。及秋。飛出。趁燈光。能咬人。起瘡。蟲之毒者。音
義。蠖。蚋。姑。張云。蚋音汭。諸本或作蠖。誤也。丁云。蠖未
詳所出。或以蠖與蛭同。謂蛭蛭也。音由。一說。蠖。姑。卽
蠖。姑也。則似以蚋。姑爲一物。疏言蠖。蚋。飛蟲。且共嚼
食。又以始爲且。義。故集註云。姑。語助。而仍有或曰之。
文。予在山東。一老門子爲予言。甚詳。因及月。令孟夏。

四書古金 卷三 三
三
螻蝻鳴卽此物也。爲其關農務，特紀之。蝻與姑聲相
亂耳。注家不識，而以爲蛙，并云王瓜生，亦卽今常食
之王瓜。皆四月節候，何勞別異。予甚驚異之，乃歎文
人之不知而作多矣。

尋

疏十丈爲尋不知何據定是謬戾。

父命母命

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土冠禮祝曰今日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疏不能詳乃以無嫌夫子爲夫在則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分夫子爲二豈有女方嫁而祝以夫死從子者可怪之甚又添出夫不可以從婦皆不知何意唯釋下節分居仁立禮行義則勝注今用之然至

周霄章父母之心云云解爲欲慕爲人子之父母心
欲爲父母其爲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云云又鄙牒
足使人噴飯絕不信宋學有是子亦不耐多齒及矣

案盛

注案稷盛稻也案禮釋曰明案稻則無聞未知何据
故集註用杜預語

自葛載

注載始也一說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言湯再征十
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按此蓋漢時有見古

文虺語初征自葛之文。因請湯始征自葛句以載爲
再。爲下讀之。而注存其說也。但卽爲再十一征。何必
二十二國。古說畸異如此。

太誓

注太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按古尙書百
二十篇。趙氏屢言之。或以連緯候在內竊謂。或孔氏
校書時有遺失。抑梅氏所上非完本耳。趙氏未見真
古文。蓋略聞其說。百篇舉成數。無妨尙有二十也。

戴不勝

戴不勝疑卽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春秋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分齊篡而宋猶縷脈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假王不自揆量一旦效七雄稱王而假其名于欲行仁義遠則周初徐偃之轍近亦乃祖宋襄之風卒之取怒強鄰受誅桀宋乃其臣以庸才尙知懷忠陳善進賢士抑橫征孟子殆知其不足與有爲而惜其尙可與言歟蓋危亡已成非一人一事之咎也如薛居州者亦不幸而被此薦者哉

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陽貨非大夫妄自居于大夫而援大夫賜士之文以
譬孔子又矚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
亦矚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于不見不得謂
之往見也孟子蓋卽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爲已甚
之心以申迫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悖慢孔子猶往
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穆公之來就見
孔子豈有必不見之如踰垣閉門之甚者哉注似能
體之故云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疏亦云

孔子所以不見陽貨者。乃貨之自取。爾明皆以不見爲實事。而先爲設詞。豈得之爲。反言以申之。不似今之講家不察。直以貨之饋爲先。而孔子之往拜爲見也。蓋此兩節。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待于先。段泄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人而已矣。

請輕之

弊累至積重難返。倘得稍予減損。未始非權宜之救。詩所歎。汔可小休也。但旣不能已。恐并未能輕耳。

泮水

今大禹謨從孟子此文也。古文尚書作降水，與禹貢北過降水同。孔傳以降訓下水，水性流下，故曰下水。正義曰：降水，洪水也。亦卽用孟子而不言其異同。蓋以降降爲一字。古字闕偏旁，本作峯，音絳。從阜，從水，皆後加耳。抑水包地中，逆行上出，則見水不見地，是以變降爲泮歟。孟子所以申釋之者，堯典言洪水，是始難時。殷憂，舜告禹言泮水，是成功後追溯。相距五六十年，以明聖人咨警之心，安不忘危，終身一日如此。

又禹貢降大乃水名之在絳邑。漢志亦作涇水。則當
羣言淆亂時。必更有彼此出入。正言之。亦不可少。非
閒緩至白圭章亦有其文。則以罪圭使水逆行。是洪
水復見于今日也。語同而意異。

周公相武王

伐奄乃成王時。據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與
誅紂並繫武王下。相成王皆以終武王之事也。三年
卽周公東征之年。討其君。卽誅武庚。及遷奄君于蒲
姑事。注乃言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

後三年蓋漢儒皆主觀兵說宋儒不取是也滅國者
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
俘段獻民遷于九里熊楚之先盈卽嬴飛廉同姓可
備五十之一考丕顯哉四句卽所謂以觀文王之耿
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者皆屬後人言謨尚隱故勉以
顯烈已顯故勉以承注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
續承光烈專就文武言不如疏言大明文王創始之
謀大續集武王之功雖異而可存孔傳文武之謀業
大明可承奉則以顯屬文而承仍屬後人

又作有作

堯舜之盛。已有讒說。殄行之。戒則邪說。暴行何代無之。况暴君代作。非一人。非一世。故曰又作。曰又大亂。所以起周公之功。直接大禹。自周初至春秋。猶是一王之天下。幽厲雖亂。猶有變風雅詩人之存。忠厚桓文雖異。猶知修會同征伐。以假名義。其間邪說暴行。未至甚橫。故曰有作。雖弑君三十六。不爲不多。亦第曰有之而已。然而孔子已不勝其懼矣。况今日哉。所以明已之懼。有甚于孔子。

春秋天子之事

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之事一語直揭心法道法。詞簡意該。凜然大義。爲當時放恣之徒。振發聳聳。并預決後世有多事異說不經者。特爲盡斬葛藤。天子周天子也。孔子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倍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于周外。先白爲倍而猶以責人者。漢儒旣不知春秋。趙岐又不知孟子。就其注設素王之法一語。便似孔子意中。另設一天子隱文。巧託蓋卽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漢儒皆爲

公穀所浸淫也。此後說者。棼如各有出入。杜預較正而例亦支。及宋以後。又多爲胡安國所浸淫。謂孔子改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尊忽卑。甚至以天自處。天子又不足言。而春秋之爲罪。其可廢不止。如斷爛朝報之譏矣。起而爭之者。不乏人。時復不免出入乎其中。支離複沓。人見其見。未能確然而無疑。使人讀之。暢然而滿志也。厥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拱。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焉。其文自爲一篇。六千三百餘字。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

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亦如今有稱聖旨。稱旨者。滕薛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升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末論說經以左氏爲長。胡氏爲有激而作。多自相矛盾。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其言

浩瀚皆蓄萃羣說而不出名目。未嘗私撰。未嘗與人爭。呶鉤棘糾纏。一歸于簡易正大。嗚呼。盡之矣。是足破從來說者之沉痾。且爲孟子註定案者。其後又一段。三百餘字。述其嘉靖己酉。鄭州生麟。二事親見之。麟固有種。麟之時。有時無。俱無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亦正。卷帙雖少。大綱畢舉。可謂迥出諸儒之上。特撮其略。別著爲篇。予嘗謂胡傳宜廢。以文襄識力。何爲不建議廢之。是則以爲憾。而竊有待也。

素王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

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王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之辨素王素臣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稱趙岐所言由此至鄭氏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矣卽杜所謂非通論而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

以邱明爲素臣。又未知誰所說。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雪之者也。若彼造祖庭廣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衰周而爲素王之語。益妖妄不足道。

大註。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一語亦覺過當。南面之權。無其位者。何容得託。惟其屬罪孔子者言。則然耳。何向來說者。皆持此語爲春秋正實宗旨。至胡氏而加甚焉。然則安國。全是以罪孔子者。誣爲知孔子。孔子在當時。雖未有知之者。却未有罪之者。初不料罪我一言。乃轉驗在世遠年湮。知尊孔子之徒。至謂

以天自處恐彼邪說誣民者尚未必罪孔子如是深也。故有謂胡氏之傳不息春秋之道不著者。予爲舉正六卷。就其中經文之雜亂事實之舛錯義例之矛盾破碎已十具七八。亦有所不能盡不得已云。

乾隆五十八年臣佑在安徽學政任內奉到禮部頒行欣承我

皇上壽考作人益務昌明經學始

允羣臣之請。鄉會試春秋經題依左氏傳本事爲文。兼參公穀之說。罷胡氏傳不用復古道。垂後來。

盡去五百年沿襲陋習。洵千載一快。則區區舉
正之編。亦可不存矣。第三家經傳。皆各自單行。
安國憑臆去取。忽此忽彼。攙雜失次。非惟自成
一傳。并且自成一經。今其傳既黜。經本猶存。坊
俗流傳。難遽釐剔。竊謂宜一以左氏經爲正。而
間附二家異文于其下。別刊定本。以廣折衷。蓋
亦卽事有漸。所不能無待者夫。

吾爲此懼

懼字緊頂孔子懼來。懼爲人心之本。聖道之關。三聖

所同而禹周公不言者二聖達而在上。又上有聖君。得行其志。懼乃其當局之憂。勤惕厲不待更表明。孔孟皆遭未亂。處困窮不爲嫠婦之恤。緯而爲杞人之憂。天人且以爲好之云爾。夫惟人不知懼而懼乃更大矣。下閑字。疏言防衛勝注訓習。今用之。是。

是周公所膺也。

此與許行章引魯頌二語。皆以爲周公事。未必全是斷章取義。故王伯厚詩地理考載吳氏說。以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考其理爲周公魯公設簡編錯互。

當與土田附庸爲連文。蓋成王命周公，建元子于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有三軍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不然，孟子引此詩，何以云周公膺之乎？案此論得閒較他處改竄經文者，頗合條理。予于詩細詳之，惜朱子未採。

能言距楊墨者

定是望人之詞。注謂孟子自言其能，非矣。疏末載注，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檢今注，無此三語。蓋當在昔者禹抑洪水，節下或在聖人之徒也。句注尾。

脫也。作考證者不能察。

井上有李。

李舉樹名。下乃別言實。非一實。僅半猶勞三咽也。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

鵝一也。何必卽是鵝。何必不卽是鵝。注謂不知是前所頻願者也。見古人質直。今人正從是字生波。爲母兄有意乎其間。亦文家核聲。